



《重庆晚报》铁杆粉丝： 泛黄报纸见证时代温度

在《重庆晚报》40周年来临之际，许多老读者找出了自家收藏的泛黄报纸，讲述自己与这份报纸共同生长的年轮，以及共同见证的城市点滴变迁。

日记本里的剪报

分享人：苏志斌
78岁 重庆航道局退休工程师



苏志斌拿着新重庆晚报

每天清晨，我的第一件“要务”就是打开当天的《重庆晚报》，仔细阅读并制作剪报。油墨香混着晨光，是我最熟悉的味道。这个习惯，要追溯到40年前，《重庆晚报》1985年创刊起。

1985年5月10日的报纸头版上，印有我写给《重庆晚报》的意见：不办订购，每天要到解放碑报摊去买，这使我失望。很快，《重庆晚报》就解决了订购问题，让我们每天都有报可读。这个过程，让我感受到这份报纸不仅仅是一个权威媒体，它还是一位愿意聆听读者声音的老朋友。

你看，在我的日记本里，每一页都贴着《重庆晚报》的报头——日期、星期、农历、天气，一字不落。《重庆晚报》的“夜雨”专栏是我的心头好。那些散文诗歌，或温情或犀利，总让我忍不住剪下来贴进本子。几十年来，我的剪报本摞起来比人还高。

更难忘的是《重庆晚报》的“名人堂”活动。从作家梁晓声到主持人白岩松，我攒了一沓入场券和签名书。记得2019年听濮存昕讲话剧，他一句“舞台是人生的镜子”，让我豁然开朗。这些宝贝，如今都收在书柜最显眼的位置，成了我人生的“文化宝藏”。

这些年，《重庆晚报》越变越年轻！版面图文并茂，标题鲜活有趣，连配色都透着“潮”味。第三次改版时，口号换成了“最好看、最有用”，我立马收藏了那期报纸。如今，我每天都会去轨道站取报纸，看着年轻人在地铁上刷手机读晚报的电子版，我既羡慕又欣慰。前年，我加入了《重庆晚报》摄影爱好者群中，我还特意留言：“纸媒的魂，融媒的形，晚报这才是真‘潮’！”



▲1985年的报纸上，有苏志斌的来信

职业报料人

分享人：刘文平
66岁 退休印刷厂工人



时至今日，我已经干了20年新闻报料人工作，还曾经获得业界认证的“报料王”称号。《重庆晚报》的记者们把我当作老朋友，亲切地喊我“老刘”。

成为一名职业报料人，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我最早接触《重庆晚报》，还是我从事印刷厂工作的时候。那时，厂里为了提升我们的校对功底，订阅了报纸，油墨味混着铅字的厚重，总让我觉得踏实。每天我都会翻看阅读报纸，知天下大事。

1985年，我有幸参加过《人民日报》的函授课，学了一年的新闻专科。对于新闻要素、新闻倒金字塔结构等有了一定的认知和理解。

2006年，厂子解体，母亲又卧病在床。为了在照顾母亲的同时，又有一份收入，我开始试着干起职业报料人这一当时的“新兴职业”——许多个上午，我给母亲喂完饭、擦洗完毕后，我就揣着本子，或钻进十八梯的老茶馆找稀奇，或去南纪门看市井新鲜事……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渐渐地，《重庆晚报》上出现了许多我发掘报料的精彩新闻——《六旬老农民的创意：手工打造房车 赏月还看江景》《古稀鞋匠以文会友》《菜摊前的民乐声》。其中一位《重庆晚报》记者采写的《情画》，还获得了中国晚报新闻奖，我心里别提多自豪了。

2006年，《重庆晚报》开设了“读者纠错”栏目。路灯歪了、路牌倒了、斑马线的“过”字写反了……这些“小毛病”逃不过我的眼睛。《重庆晚报》将其刊发后，也总能推动这些小错误得到及时的纠正与修改。

迄今为止，我订阅《重庆晚报》已有二十年。它于我，早已超越一份报纸。它让我这个普通工人，成了城市的“眼睛”。这些随时光泛黄的纸页我会一直珍藏，因为它们也承载着我的半生故事。

重庆晚报·厢遇首席记者 王薇
实习生 银开穗 程静怡 摄影报道



刘文平报料见报稿

读者来信>>

张辉 52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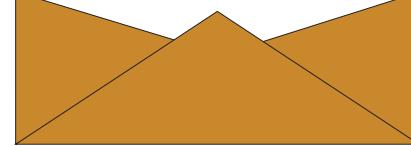
我是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协会会员，集报 10000 余种，号外近 800 种。《重庆晚报》这一份号外是从当地报友处购买获得。

何平 60岁

1989年上半年，我参加了由重庆晚报社和市电信局联合发起的一次专题有奖征文，以一篇叫做《公用电话亭》的小品文于当年3月14日发表在晚报的蔷薇园栏目。没想到这个“豆腐块”能够获奖，尽管只是个鼓励奖，几十年过去了，那个获奖证书一直被我珍藏着。

杜阳 35岁

2023年，有幸投稿的文章刊登在了《重庆晚报》并获得1000元三等奖奖金。我把奖金分给学生们，并告诉他们，写作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充实而精彩。他们看到老师的文章在报纸上，比我还兴奋，从此他们的写作兴趣更浓厚了。



扫码填写
“我与重庆晚报的故事”